

T H E E S C A P E

越狱者

《纽约时报》畅销书知名作家

戴维·鲍尔达奇 悬疑惊悚巨作

【美】戴维·鲍尔达奇 著
朴逸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越狱者

【美】戴维·鲍尔达奇 著

朴逸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5 - 0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狱者/(美)戴维·鲍尔达奇著;朴逸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7. 6

书名原文: The Escape

ISBN 978-7-5484-2887-9

I. ①越… II. ①戴… ②朴… III. ①推理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 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795 号

The Escape

Copyright © 2015 by David Baldacci.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越狱者

作 者: [美]戴维·鲍尔达奇 著

译 者: 朴 逸

责任编辑: 孙 迪 李维娜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仙境书品

版式设计: 博鑫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h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56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5.5 字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2887-9

定 价: 5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第一章

这座监狱看着更像是一所社区大学的校园，而不像是个将那些在穿军装为国服役期间被判有罪的家伙塞进牢里关上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地方。这里看不到警卫塔，但是圈着两道交错而立的十二英尺高的铁丝网，有全副武装的警卫在巡逻，还安装了足够数量的监控摄像机，几乎任何以毫米为单位的地方都逃不脱这些电子眼的目光。它是美国军法惩戒营，位于莱文沃斯军事基地的北端，在堪萨斯州紧傍密苏里河的绵延起伏的森林地带占据着近四十英亩的面积。从远处看，这一堆聚合在铁网里的砖砌建筑就像是蜷伏在一只巨大的绿色手掌里。在这个国家，它是唯一一座军方关押男性罪犯的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美国这座首屈一指的军事监狱被人们简称为 USDB，或者更简短，就叫 DB^①。作为设在莱文沃斯军事基地里面的三座监狱之一，关押平民罪犯的莱文沃斯联邦监狱就在南边四英里远的地方。另一处称中西部地区联合监狱，关押的也是军队的犯人。同时在基地之外的莱文沃斯县境内，还有一座鲜为人知的秘密监狱。这四座监狱关押的囚犯总计达五千人。莱文沃斯县旅游局不惜利用包括恶名在内的一切东西来吸引游客。在推介当地特色的宣传册里，他们把有关监狱的内容也作为一节编了进去，题目是《莱文沃斯的服刑者》。

^① 美国军法惩戒营一词英文为 United States Disciplinary Barracks，首字母为 USDB，或进一步简称为 DB。

联邦政府的美金像是铺天盖地的绿色纸蝗虫一样拥入堪萨斯的这片地区,又拥过州界进入密苏里的一些地方,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为驻扎在这里的军人们供应从熏排骨到冰啤酒,从高档跑车到廉价妓女等各色货物的商人们赚了个钵满盆盈。

美军惩戒营里关着四百五十名囚犯。他们被囚禁在一排排插翅难逃的牢房里。这里还有一处特别监所。大多数犯人来这里的原因都和性犯罪有关。这些犯人大都很年轻,而他们的刑期却很漫长。

尽管其他犯人都是按照规定人数囚禁在通常的牢房里服刑,但是这座监狱一直有十名左右的犯人被关在单独监禁的小号里。这些单人牢房的门上没有栏杆,从上到下都是厚厚的铁板。门的下端留着一道可以拉开的活动狭槽,用来朝里面传递食物。需要将犯人移动到其他地方时,看守们也通过它给站在里边的犯人先戴上脚镣,就像是给他们套上一双崭新的铁鞋。

同设在美国别处的其他那些州立或联邦监狱不同,这里要求绝对的纪律,犯人们也做出了无条件的服从。这里不存在囚者和看守之间的权力争斗。军法在这里至高无上。关在这里的那些家伙能做的最基本的应答就是:“是,长官。”

惩戒营的死囚牢房里目前关押着六个被判谋杀罪的犯人,其中包括胡德堡杀手^①。这里也有执行死刑的行刑室。

究竟死囚牢房里的哪些家伙最终会挨上致命的注射针头,是律师和法官们才能决定的事情,而从现在算起,这也要花去数年的时间和数百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 * *

白日早已让位给了黑夜,从附近的谢尔曼机场起飞的一架民用派珀

^① 胡德堡杀手:2009年11月5日,美军少校马里克·哈桑在美本土的胡德堡军事基地突然持枪射击,造成12名军人和一名平民惨死。军事法庭于2013年8月判处哈桑死刑。

飞机机身的灯光几乎就是世界还在运转的唯一证据。此刻周遭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然而气象雷达在早些时候已经检测到,一场猛烈的风暴正在从北方呼啸而来。另一股从南边得克萨斯州升腾的气流也在像一列刹车系统失灵的货运火车似的急速向中西部地区逼近,很快就会与正在南下的同仁会师,并造成可怕的后果。这里的整片地带都已屏住呼吸、蜷起身体,等待着风暴的到来。

三个小时后,两股暴怒的气团终于相遇在一起,生成为令人惊骇的狂风骤雨。一道道锯齿形的闪电无情地撕裂了夜空。倾盆的大雨一泻如注,涕泗滂沱。咆哮的大风势不可当,横扫大地。

供电线路先断了,在刮倒的大树下蜷缩的电线就像是被人扯断了的琴弦。接着断掉的是电话线。随着越来越多的树木被刮倒在路上,交通被阻断了。离此不远的堪萨斯城国际机场在风暴来临之前就已经关闭,跑道上的所有飞机都空无一人,候机楼里却挤满了躲避暴风雨的旅客。他们悄声地感谢着上帝,因为他们此刻仍然留在地面而没有在不测的空中飘浮。

美军惩戒营的那些值班看守这时都躲在休息室里喝着咖啡,轻声地交流着一些闲言碎语,只想尽快挨过当值的时间。躲在砖墙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的这座堡垒里,他们没有谁很在意外面的暴风雨。这就像是乘坐在迎击飓风浊浪的一艘航空母舰里,也许令人不大愉悦,却也不难挨过去。

甚至当不远处的变电所里那两台变压器突然跳闸,使整座监狱片刻间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们也没太往心里去。安装在地下防弹室里的一台庞大的备用发电机自动开始运转。地下管道输送的天然气为它提供着用之不竭的能源。第二套发电系统的接续功能十分迅捷,不过是日光灯管灭了一下很快又亮了起来,监控摄像头和电脑屏幕也闪动了几下。

看守们喝完了咖啡,又聊起了新的一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也有一些看守懒洋洋地走到过道里,转转角落,瞅瞅监舍,以确保惩戒营里一切如常。

可是,猛然间每个人都注意到,那台安置在地下防弹室、安全系数极高、能源供应充足的发电设备冷不防地发出了一声怪响,像是一头巨兽大声地发出了喘息,紧接着发电机便中断了运行,四周登时陷入一片死寂。

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了,各种摄像机和控制台也失去了功能,只是有一些配有备用电池的监控摄像头还在发挥着作用。一时的静寂立刻被紧迫的喊叫声和杂沓的跑动声所打破。对讲机噼啪作响,传出各种呼喊。看守们纷纷从皮挎带上拔出了手电筒,然而它们提供的光照十分有限。

这时发生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监舍的自动门锁都失灵了。这种情况是绝不当出现的。这套系统的设置是,只要出现断电的情况,监舍的铁门就自动锁闭。按照这种设计,如果停电引发火灾什么的话,犯人的处境就不妙了。不过监狱就是这么管理的,它也应该这么管理。但是此刻看守们却听到了牢门接连地银铛作响,数百名犯人全都拥到了牢房外的过道上。

惩戒营的警卫是不准配备枪支的,所以这时用来维持秩序的,只剩下了他们平时建立的权威、他们的机智、他们在训练中获得的技能、他们捕捉犯人心理的能力,还有他们手里粗重的防暴棍。而他们紧握着防暴棍的双手正变得越来越汗涔涔的。

应对这类突发事件是有标准的处置程序的,因为军队针对任何意外事件都设定了处置程序。对于每一种可能发生的危机事项,陆军一般都有两套备选的应对方案。惩戒营里这台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备用发电机曾被视为是零故障设备,然而它现在却出了故障。完整地维护监狱秩序的任务落在了这些警卫人员身上。他们现在是这里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一要义是看住所有的犯人。第二要义还是看住所有的犯人。舍此造成的任何后果,不论按照哪一条军规,都是不可饶恕的。那样的话,这些军人的前程、他们肩章上的星和杠,就会像是一月下旬的圣诞树焦枯的松针一样飘落到地面上。

由于犯人在数量上大大多于看守,要控制住这些家伙还是需要有点办法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囚犯们集中到宽敞开放的中央地带,迫使他们脸朝下趴在地上。在头五分钟里,一切进展得都还顺利。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禁使得每个看守都拼命回忆陆军教程手册规定的应急措施,也使得大家——不仅是警卫,还包括囚犯——的括约肌出于紧张而收缩。

“有人开枪,”对讲机传来一位看守的喊声,“有人开枪。区位无法判定,射击者身份不明。”

通过对讲机的逐一传递,所有的警卫人员都得知了这一信息。有枪声,却无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开枪。既然看守当中没有人佩枪,这就意味着持枪的肯定是某一个囚犯。也许不只是一个囚犯。

事态本来就很严峻,此刻已接近于出现骚乱了。

接下来局面变得更加糟糕。

三号监区里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那里是特别监所的所在区域。骚乱几乎是一触即发了。重建秩序的唯一出路在于向这里增援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武装力量,而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哪一家机构像美国陆军一样善于调遣压倒性的兵力了,特别是在莱文沃斯军事基地里惩戒营的近邻就是荷枪实弹的部队营地的情况下。

几分钟后,六辆绿色的军用卡车疾速地驶进了惩戒营那道已无招架之力的大门。它那些防止外人入侵的高科技装置由于停电都失灵了。身着特种部队装备、手持盾牌的美军宪兵从卡车上一拥而下,他们的自动步枪和手枪都已经上了膛。宪兵们直接扑进了楼内,借助于最新一代的军用夜视镜,监狱里面漆黑一片的景象在他们眼里显得十分清晰和生动,如同是游戏视频的画面一样。

囚犯们待在原处一动也不敢动,有些原来还站着的犯人忙不迭趴到了地上。他们将双手放在自己的脑后,四肢不由自主地发出颤抖,因为他们目前面对的都是些专门为了投入战争而受过精良训练的战士。

秩序终于得到了恢复。

军队的工程技术人员恢复了供电,电灯重新亮了起来,牢房的自动门锁也好用了。与此同时,宪兵部队沿着来时的路线撤出,把监狱的管辖权交还到了狱方看守的手中。惩戒营的司令官,一位上校,充满感激地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的那种感觉消失了,突然横在了他和他的晋升职位之间的那堵墙消失了。

犯人们不大情愿地返回了各自的牢房。

接着是清点囚犯数目。

按照犯人的正式名册上记载的人数逐一清点。起初,实际人数和名册上的人数是吻合的。

起初是这样的。

细一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有一个囚犯失踪了。仅仅是一个。然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他是被判终身监禁后送来这里的。不是由于他蓄意伤害了哪位军官,不是由于他杀死了某个或是某些战友,也不是由于他犯了强奸、斗殴、纵火或是制造爆炸事件之类的罪行。他被关在这里是因为,他是一个叛国者,他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领域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这个罪名让谁听了都不禁会倒吸一口冷气。

尤其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在失踪犯人牢房里的那张简陋的床上竟然发现了另外的人……一具不明身份的死尸蒙着被子脸朝下趴在那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开始清点人数的时候看守们并没有觉察到出了什么差头。

惩戒营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包括通风管道以及能够想出有藏人可能的任何一处缝隙。警卫们又跑到外面,顶着此刻已有点减弱的暴风雨,排成条令规定的队形展开搜捕,一处死角也没有留下。

但是,他们搜寻的目标在堪萨斯的这块土地上全无踪影。

这个犯人逃跑了。没人能够解释他是怎么逃出去的,没人能够说清牢房里为什么出现了一具尸体,没人能够想象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能够确认的,只是一件铁的事实。

罗伯特·普勒,这位曾经的美国空军少校和核武器及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美国最著名的战神之一、如今已退休的陆军中将老约翰·普勒的儿子,已经从无法逃脱的美军惩戒营里逃脱了。

而且,他还在自己的牢房里留下了一具不明身份的死尸。这甚至比他的越狱更让人不可思议。

必须向上报告这一起本是绝无可能却已然化为了现实的事件了。惩戒营的司令官拿起了办公室的保密电话。他这是在同自己一度是充满了光明的前程吻别。

第二章

约翰·普勒的 M11 手枪对着那人的脑袋。

威名赫赫的贝雷塔 92 手枪——军队里称它 M9A1——也迎面对着普勒的脑袋。

一场典型的 21 世纪的决斗，没有赢家，只会是共同的毁灭。

“我可不肯这样的黑锅。”一等兵托尼·罗杰斯吼道。他是个黑人，二十多岁，小臂上文着匹茨堡钢人队的队徽和球迷挥动的毛巾图案，身高有一米七五左右，剃着光头。用哑铃练出来的结实的双肩，肌肉轮廓分明的臂膀，粗壮的两腿。只是他的细高声调的嗓音却与他的身材不搭。

普勒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藏蓝色的防风上衣，后背上印着 CID^① 三个金色字母。罗杰斯穿一身陆军迷彩服，脚上是制式皮靴，头戴一顶作训帽。天气很凉爽，可是他身上却淌着汗。普勒没出一点汗。罗杰斯的眼神飘忽不定，普勒的目光却紧紧地盯在罗杰斯的脸上。普勒有意表现出自己的镇定，希望把这种镇定也传导到对方身上。

这两个军人对峙的地点是俄克拉何马州劳顿市一家酒吧后面的小胡同。这个地区是西尔军事基地的所在地，也是安葬印第安人首领杰罗尼莫的地方。普勒过去来过两次劳顿市，他的父亲在军旅生涯中也曾短暂地在这里驻扎过。普勒此番则是以陆军刑事调查部特工人员的身份

① CID 是美国陆军刑事调查部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的简称。

到这里逮捕一个被指控杀了人的家伙。这家伙同普勒一样都穿陆军的军装,而此刻他正用自己的军用手枪对着普勒的脑袋。

普勒说:“那你就让我听听你这一方的说法。”

“我没朝任何人开枪。你听懂了没有?你说我开了枪纯粹是胡说八道。”

“我什么也没说。我来这儿是执行我的公务。有人能帮助你进行抗辩,这对你是有利的,好好运用你的权利吧。”

“你说些什么?”

“我说的是你可以请军法署那些顶呱呱的律师为你辩护,而且没准儿你还能击败控方。我认识一些不错的律师,可以给你推荐一下。而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你的案子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请你放下武器,我们都忘掉你拒捕的事情,你老实地跟着我走。”

“你在胡扯!”

“我这里有你的拘捕令,罗杰斯。我只是在执行公务,让我顺顺当地完成任务。你一定是不想死在俄克拉何马州劳顿城的一条肮脏的胡同里,我肯定是他妈的不愿意。”

“他们会一辈子把我关在监狱里。我还要养活我的妈妈呢。”

“你妈妈不希望你就这样结束你的一生。你得上法庭,他们会听取你的陈述。你可以请妈妈去为你的人品作证。让军法部门做他们该做的事吧。”普勒说这些话的语调一直是平和镇定的。

罗杰斯露出狡黠的神情说道:“你瞧,你为什么不放我一马?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这条胡同,也远远地离开该死的部队。”

“我们都是穿军装的,我也愿意为你提供帮助,一等兵。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我会给你一枪,我向上帝发誓我要这么干。”

“你不会的。”

“我的枪法很准,伙计,在靶场上是数一数二的。”

“你开枪我也开枪,我们俩都会倒在地上。这么了结可太蠢了,我知

道你也明白这一点。”

“那我们就搞个停战协定，你从这里走开。”

普勒摇摇头，目光和枪口始终紧盯住罗杰斯。“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他妈的不能？”

“你是炮兵部队的，罗杰斯，你有你的职责，对不对？军队花了许多时间和金钱训练你，就是让你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我说的对吧？”

“没错，可那又怎么了？”

“而这是我的职责。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就这么走开。听着，我不想朝你开枪，我也不认为你愿意对我开枪。所以快把枪放下来，这么做才是聪明的，你懂的。”

普勒已经找到了把这个家伙关进监狱监禁很长时间的足够证据，所以他才赶到这里来逮捕罗杰斯。可是罗杰斯见到普勒就连忙跑走，害得普勒一直追到了这个胡同里。这是一条死胡同，只能从他们的来路走出去。

罗杰斯摇晃着脑袋。“那我们两个就都得死了，伙计。”

“结局不是非得如此才行，士兵。”普勒反驳道，“动动你的脑筋，罗杰斯。或者是必死无疑，或者是你也许要在惩戒营待上一段时间……除此还有别的选择吗？哪个结果听起来更好一点？哪个让你妈妈听着更好一点？”

这番话似乎打动了罗杰斯的心弦。他眨巴着眼睛问道：“你有家人吧？”

“当然了，我有。我希望还能见到他们。对我谈谈你的家人吧。”

罗杰斯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我有妈妈，两个兄弟，三个姐妹。我家在匹茨堡。我们都是钢人队的粉丝。”他又骄傲地补充说，“我爸爸活着的时候在现场看到了弗兰克的无瑕接球^①。”

^① 1972年12月23日，匹茨堡钢人队和奥克兰突袭者队进行美式橄榄球比赛。在比赛还剩22秒、钢人队以6—7落后的形势下，钢人队跑卫弗兰克偶然接到一个反弹球后，狂奔42码达阵得分，绝杀对方球队。史上称其为“无瑕接球”(Immaculate Reception)，公认是美国橄榄球联盟比赛最伟大的一次进攻。

“那你就把枪放下。这样你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比赛。”

“妈的！你根本就没听我在说什么。我绝不该落个这样的下场。你知道吗，是那个家伙先招惹的我。我只不过是自我防卫。”

“那你就到军事法庭去这么说。没准儿你还会被当庭释放呢。”

“绝不会有这样的事，你心里明白。”他停住嘴，仔细观察着普勒说，“你已经了解了案情，不然你不会跑到这儿来。你知道有关毒品的事，对不对？”

“我的职责是把你押回去，而不是判决你是否有罪。”

“这里是兔子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伙计。我得弄点钱过日子。我是个城里人，我不喜欢这儿的奶牛。而且干这种事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你的从军记录还不错，罗杰斯，这会给你带来帮助。如果真的是自我防卫，而且陪审团也相信你的话，你就能获得自由。”

罗杰斯固执地摇脑袋说：“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你明白，我也明白。”

普勒迅速地想了一个缓解眼下局面的办法。“告诉我，罗杰斯，你刚才在酒吧里喝了多少酒？”

“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你喝了多少？”

罗杰斯进一步握紧了手枪，一滴汗珠从他的左腮滑落。

“一扎啤酒，一杯占边威士忌。”他突然喊叫了起来，“这关你他妈的什么事？你想要我玩儿吗？你在耍我，你这个混蛋！”

“我不是耍你。我想对你说点道理，你愿意听听我的话吗？因为这很重要，这对你很重要。”

普勒等待着他的回答。普勒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促使他来思考。人在思考的时候很少会扣动扳机，头脑发热的家伙却会这么做。

“好吧，你想说什么？”

“你喝的酒可不算少。”

“胡扯！我喝的比这多一倍的时候照样能开帕拉丁越野车。”

“我可不是在谈论驾驶帕拉丁。”

“那你说的究竟是什么？”罗杰斯问道。

普勒继续用镇定的口吻说道：“你的体重大约是一百七十磅，所以尽管你体内的肾上腺素在加速分泌，我猜你的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由于那杯威士忌，也许还更高点。这意味着按照法规你现在在骑一辆机动脚踏车都不行，更不要说操纵二十七吨重的榴弹炮了。”

“你胡扯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酒精会削弱一个人的驾驶技术，同样也损害正确瞄准和击发武器的能力。考虑到你刚才喝的那些酒，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你作为一个神枪手的技能此刻已大大退化了。”

“他妈的，我敢说离开十英尺远我也能准确地命中你。”

“你一定会吓一跳的，罗杰斯，你肯定会。我估算在目前这种状态下你的能力比起正常时候至少削减了百分之二十五。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论是射击还是驾驶，我的能力都无可挑剔。所以我再一次要求你放下武器，因为百分之二十五的劣势决定了结果对你肯定是不利的。”

罗杰斯一边开枪一边喊“去你……”，但是他没来得及骂完。

第三章

约翰·普勒把背包扔在卧室的地板上,摘下帽子,擦了擦鼻梁上的汗水,随即就倒进了床里。他刚从西尔军事基地执行完任务回到家。他追捕一等兵罗杰斯,一直追进了那条胡同。

尽管普勒一再要求他放弃抵抗,罗杰斯还是扣动了那支军用手枪的扳机。在那一瞬间,普勒敏捷地朝右闪开一步,同时迅速侧身使自己朝向对方的身体部位变窄,并与罗杰斯在同一时间开了火。准确地说,他并没有看到罗杰斯扣向扳机的手指。让普勒正确做出判断的,是那家伙的眼神和从他嘴里发出的咒骂——M11 手枪子弹的重击使它戛然而止。罗杰斯没有食言——只有在一番较量后他才会离开那条胡同。普勒由此而对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钦佩。罗杰斯倒不是个胆小鬼,虽然也许只是出自那杯占边威士忌的作用。

罗杰斯的子弹射进了普勒身后的砖墙。被子弹击碎的砖块崩在普勒的衣袖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却没有伤及皮肉。军装能够用针线来缝补。皮肉也可以缝合,但是普勒宁愿缝补的是衣物而不是自己的身体。

普勒本来可以对着罗杰斯的头部一枪毙命。不过,当时的局面虽然危险,他却见过许多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他把枪口下移,击中了一等兵右腿的膝部上方。朝上身开枪,被击中的对方有时仍然不会完全丧失还击的能力,可如果子弹命中的是膝盖,什么样的硬汉都会变得像一个哭喊的婴儿。罗杰斯的手枪掉了。他倒在地上发出尖叫,连忙用手捂住伤

腿。估计在很长时间里他要一瘸一拐地走路了，然而至少他还活着。

普勒查看了对方的伤势，打电话喊来了急救人员，用救护车把伤者送到了部队医院，一路上普勒甚至听任罗杰斯由于难忍的剧痛而把他的手攥得生疼。接着普勒填写了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一大堆文件，回答了别人提出的一大堆问题，终于跳上一架空军的运输机返回了家。

罗杰斯这个在毒品交易中惹了麻烦，最后被一枪撂倒在街上的家伙也算是遭到了应有的报应。住在匹茨堡的罗杰斯的家人将去探视他们的儿子和兄弟，并为他哭泣。钢人队没有失去为其喝彩的一个铁杆粉丝，只不过他的喝彩将来自于军中的监狱。结果本来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然而枪击还是发生了。普勒知道在当时已别无选择。尽管如此，他每次都是更愿意掏出手铐而不是扣动扳机。而且朝一个与他同样的军人开枪，即使他确实有罪，也让普勒觉得心里不好过。

总体说来，他的这份工作不怎么样，普勒下了这样的结论。

目前他需要的就是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奢求的只不过是几个小时，之后他要去上班。CID 的调查员何时何地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岗位职责，然而普勒必须要去办公桌旁待上一阵儿。由于在那个胡同里动用了致命的武器，他将接受有关的调查。在那之后他就又该动身去上面指派的地方了。罪案不是按照固定的日程表来发生的，至少就他的体验来说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普勒在军旅生涯中从来就没打过什么出勤卡，就像犯罪并不遵循早九晚五的作息时间表一样。

普勒刚合上眼睛，手机就发出了振动。他看看屏幕，不禁呻吟了一声。他父亲的电话。或者更准确点，是医院代表他父亲打来了电话。

普勒把电话扔回床上重新闭上了眼睛。

过一阵子，明天，也许是后天吧，他会打理这位将军大人的事情，不过不是现在。现在他需要给自己留点休息的时间。

手机又嗡嗡振了起来。还是医院，又打来了。普勒仍然不接，它终于停住了呼叫。

很快，它又振动了。